

MG
I253
273

中華女兒

張
周著

戰地報告叢刊之六



3 2173 1652 4

上海雜誌公司刊行

中華女兒

目錄

一	風雨之夜·····	一
二	被當作奇貨看待的人物·····	一〇
三	起居注·····	一九
四	我跨進了一個人家里·····	二八
五	曠場上·····	三九
六	硫磺氣中·····	四六

七	冬夜里的故事.....	五七
八	慰勞篇.....	六五
九	在鄉間.....	七六

中華女兒

白雲事史料徵輯會

風雨之夜

冷雨在噴落着，馬路上儘是泥水。汽車飛快的馳過去後，車輪底下隨即掀起了一團泥路。真是夠難走的。我們，一歪一滑的，終于走到了津浦車站。

車站上裏裏外外擠滿了人羣。燈光裏，可以看到過來過去的人們的臉上，差不多都呈現着倉皇的神色。他們忙亂的往車上擠。有的，好容易擠到了車上，却發現跟在自己身後的孩子不見了，於是又不顧命的從車窗砰的一聲跳了出來。急燥的，大聲的呼喚着自己的孩子，睜大了眼睛在人羣裏尋索着。那些被大人丟掉的孩子悲恐的哭喊爹娘的聲音，更在時時刻刻着人的耳膜……搬提着東西的人，

簡直只有漩滯在擠不動的人羣裏；就是能硬撞着往前走幾步，後面粗暴的叫罵就跟上了：

「娘的！沒長你娘的眼！」

「混賬王八旦！碰死人你也只顧走！就是你牠娘的狗命值錢！」

擁來擠去，呼喚悲嘆，以及粗暴的叫罵，紛亂嘈雜的擾成了一片，像海潮一樣的在洶湧着。

濟南市的人們慌了，他們都在搬逃。——這都是黃河北岸，敵人的震天動地的炮聲的神績……

擠過了雜亂的人羣，我們爬上了預備拖走我們的鐵皮車。這時，我們的車裏已經裝滿了東西——箱籠，軍裝，行李……所以，我們和政訓總處的幾十位官員們，是被很擁擠的，像貨物樣的裝在比車廂高出二尺多的行李上堆着了。

風，十一月下旬的冷風，掠過車站周圍和空曠的大野，悄悄的，往我們身上直撲了來。冷雨，更毫不留情的往我們身上澆。我們唯一的防禦法就是把薄薄的棉大衣用力一扯，把穿着單軍裝的軀體緊裹一下。別的，一點辦法也沒有，雨傘，油布誰都沒有。

車站上的電燈在苦淒的風雨中打着冷顫，一閃一閃的，像是比往日黯淡了許多。看着這情景，大家都浸在沉思中了。

沉重的炮聲透過了風雨淒迷的夜空，很清晰的傳到人們的耳中來了。地都有些震動。憤恨的烈焰燒灼了我們的眼睛……

「敵人的炮火逼近了，正是我們幹的時候啦，我們却偏偏又要到後方去，真是見鬼！」競存眼裏轉着眼淚，激情的叫出了這麼幾句。

「存子！大家一向都這樣叫她。」安靜點吧；你知道，我們到後方去並不是

逃避，而是爲了更重要的工作呢。」老夏很冷靜的給她講。

「更重要的工作？那裏沒有火花，不能直接殺死敵人！而我們所希望的是什麼？我們希望的是能真到前線上去，親眼看着敵人怎麼死在咱們弟兄手裏！」她的話更堅強的響着。

看她急的咬牙切齒的，大家心里也都覺得很難過。是的，誰不願在前線上跟敵人真幹一下？可是，爲了後方更重要的工作，爲了遵從命令，我們只得暫時離開濟南了。

「別急的那樣啦。」文華微笑的看着她，很有條理的給她解釋，「還是想開點罷。我們四十幾個是被派到濟寧去做宣傳、組織、訓練民衆工作的。我們負的使命多麼重大！幾十萬羣衆的力量要靠我們去發動呢。那正是保衛山東一股龐大的力量！我們都留在前方和敵人拚命，後方的民衆工作誰去管啊！」

「事實上，工作固然是重要的，可是，人家總會說我們是逃避……」遲疑了一下，她又低低的這樣說。

「只要是看重工作的，他就決不會罵我們是逃避。」聽了她的話，稍隔了一會，老夏強硬的回答她，簡直像是要對天發誓了。「天知道，假如不是爲了後方有更重要的工作等着我們去幹，看誰會離開這兒！」

競存把頭低了下去，大家也沒有再說什麼。

汽笛淒然的長叫了一聲。心給它驚的猛跳了一下。車身慢慢的動了，我禁不得對高高聳立着的樓房，站台上擠來擁去的人們，和顫抖着的燈光，投射出了告別的眼光。

火車走過天橋，就無情的狂奔了起來。高樓，人羣，燈光，漸漸去遠了，眼前只是黑黑的一片。我們是離開濟南了。心裏真覺得像被針刺着似的，疼痛得幾乎要噁

叫——這裡雖然不是自己的故鄉，可是，五年來却飽受了她莫大的教養。她簡直是溫柔親愛的乳娘！如今，敵人的砲火逼近她了，自己既不能與她共存亡，反而竟這樣的，這樣忍心的，離開了這可戀念的胸膛……——眼淚是像泉水一樣的迸出來了。可是，想到自己要去的，地方，正有無數的人們，在期待着一股新的力量去教導他們，啓發他們，而使他們因此豎立起堅強的抗敵力量，於是自己就心有所慰般，把眼睛輕快的向遼遠的暗黑的空野望了過去。

夜深了，風在吹着，雨在打着，冷酷的……

車到泰安的時候，已經兩點鐘了，站台上冷清清的。

「你們是政訓處的婦女服務隊嗎？」在陰暗的燈影裏，一個手裏拿着一面小旗子的人走近了我們的車廂，抬着頭這樣問。

「是的。你是幹什麼的？」

那人並未回答，却回過頭去朝着後面喊道：

「喂！是她們到了，你們快點過來吧。」

「哈囉！我們已經等你們一個多鐘頭了。」

從月台那邊跑過來了一羣人，聽聲音像是很熟悉的人跑到車廂近前來了，一點不錯，他們是我們的熟朋友——平津同學會的同學。看見他們，大家真高興極了。這情形，真比久在他鄉做客，而忽然遇見舊朋友還叫人興奮愉快。我們之間就有人在問：

「喂！你們是什麼時候到的啊？」

「我們是坐剛才的一次客車來的。」王操着流利的國語很愉快的說。「這兒已經十二點，一部分同學接洽住的地方去啦，我們十幾個留在這兒代表平津同學會歡送你們。」

「唔！在這樣冷的深夜裏，勞你們辛苦的等在這兒，那真得謝謝！歡送我們怎麼敢當？」

「這點風雨算什麼？而且，你們不也是一樣的在風雨裏嗎？可敬的女戰士們！別客氣吧，到那方面去組織訓練民衆的工作該是多麼偉大啊！」

「不是客氣，實在是我們的能力太小，希望以後你們能多多指示，在工作上，大家緊密的聯繫起來！」

「不要說什麼能力小的話吧，我們要相信自己的力量，我們一定得努力幹，在工作裏鍛鍊自己，至於我們之間的聯繫當然是必須建立起來的。」

他們太窮了，在濟南的時候幾乎斷了每日最低限度的飲食，這情形我們是全知道的，因為在出發前我們每人還多少發了一點錢，總比他們富有些；於是就自願的，量力的，各自從口袋裏掏出錢，先後塞到他們那隻冰冷的手中去了。他們

毫不客氣地收下了並不像一般人們，受到了別人的幫助就大大的說出感激的話語，却只是挺直了身子，大聲的對我們喊道：

「用我們的工作，報答你們的厚意敬禮！」

「敬禮！」

「我們合唱幾個歌來紀念這難得的一夜吧！」

「好！」

於是，雄壯的救亡歌曲，響徹了靜寂的夜空，奔竄到遼遠的原野中去。車子又開動了。

「民族解放敬禮！」

「民族解放敬禮！」

用同樣的話語，我們在跟他們道別，拳頭在暗空裏有力的舞動着。

夜將盡的時候，風吹的更厲害了。冷雨變成了冰肌的雪片。就這樣地，我們忍受着飢寒，在第二天的深夜，到達了我們的目的地——濟寧。

被當作奇貨看待着的人物

這是我們到濟寧後第二天的事情。

早上，在剛剛吃完早飯，小楊提議道：

「咱們上街去買練習簿子好麼？」

是的，我跟她一樣，正需要幾本練習簿子用，在這上面，那將要記載着個人的工作日誌和工作計劃。新的日子，眼看就要在我們的面前開始了。

「好啊。」我一面答應着，一面催促着她，「走快一點。」

在隊部里告了假，三脚兩步地就走到街面上。

濟寧是一座古城，因而街道上還保有着它的古氣，窄小骯髒；但是那南門里的大街，却是條洋化的馬路，寬闊清潔，商店的玻璃窗里面，陳設着五光十色的洋貨，呈露出現代都市的特徵來。

我們走在街上，不時地觀看着左近的街景，這習慣，應該是每一個陌生人到一個都市所必有的現象。

可是，不對，我感覺到人們的眼光，很奇異的射在我們的身上，甚而還有些人朝着我們作着手勢在竊竊地私語着。爲什麼呢？我們有什麼值得奇怪的呢？這情形緊接着就讓小楊看出來了，她跟我使了個眼色，像是怕別人聽到似的低聲說：

「小柳，你看，人們對咱們指手劃腳的，像是有些奇怪呢？」

「我正想跟你說呢，不想讓你搶個先。」

「這真是見鬼的事情。」

「管他呢，咱們走咱們自己的路，又沒有招人家惹人家。」

一個小孩子在我們的身後叫着：

「女老總！女老總，看女老總。」

轉過身子，讓我們看見那里已經有四五個孩子，像偵察囚犯似的釘在我們的身後，看見我們轉過臉來，哄的一聲就散開了。

這一來，我們也就明白了人們對於我們竊竊私語的由來了，很簡單，因為我們是「女」老總！在他們閱歷稀少的眼光中，大概從來就沒有看見穿軍服的女兵，因而他們就把我們當成怪物一般看待，而在紛紛的議論着了。

「哼，原來如此。這有什麼好笑的。」

小楊說完這句話，止不住的就笑了。

「也難怪」我接着說「在人們的眼光中好男人還不當兵呢女人當兵那不是更提不起來了嗎。」

「恐怕現在是好人必當兵的時代了。」

「老百姓的見解並不是跟着時代走的啊。」

不僅是濟寧的居民，把我們當成奇貨看待，就連那站崗的警察，也在不瞭解的朝着我們直麼打量，若不是我們的臉皮厚，當真沒有勇氣繼續下去走這未完的街路，購買那幾本練習簿子了。

在一家文具店里，我們挑好了貨色。

「多少錢一本。」

「八角大洋。」

「怎麼這樣貴？」

是的，平常日，只消三角錢就可以買到了。

「沒有辦法，來貨就貴啊。」

我們真疑心這小夥計錯了價目，因而就叫他把東家請出來，當面問他個真實的價目。

「女老總，」小夥計彷彿覺察出我們不信任他，使他感到了羞慚似的說道，「我說的是老實價，一點沒有錯。」爲了給他自己的話語加以解釋的原故，他老實實的說出來其中的道理。「自從打仗之後，什麼東西都比從前貴，有時候化錢都買不到。若說起從前買這本子，才不過三四角錢就夠了。」

這麼小小的爭執了一會，却把女店主驚來了，她猛眼看見我們的服裝，以爲是男老總，就退後一步想轉回去了，因爲她知道同老總們說話，是難得講出里由來的；但她接着就看出來我們的本像，隨即趕上兩步，走到櫃檯邊，關切地詰問道：

「兩位女老總，你們怎麼……」

「沒有什麼，我們跟小夥計談點閑話。」

因為不願意叫她再知道我們的爭執，小楊說了句假話，就把事情岔開去了。女店主讓我們坐，命令小夥計去倒茶，還遞過兩枝香烟和洋火盒。

「不，我們不會抽煙。」

「別客氣，」她把我們仔細的端相一會，親親熱熱地問道。「你們兩位是什麼地方過來的？」

「我們是打濟南來的。」我回答道，「不僅只我們兩個，四五十人呢。」

「是不是昨天到的？」

「你怎麼知道？」

「哼，」女店主笑了，「昨天晚上，街上就像講新聞似地傳說起來……」

「傳說什麼？」我攔住話頭急急的問，「人們說什麼？」

「人們衆口同聲的說，來了女老總，一個個挺威風呢。」女店主端起茶杯來讓着我們喝茶。『不過昨天我還沒有看見你們，今天一見，才算真見到了世面。』

想不到，我們到了濟寧城，引起了這麼多人的注意，簡直可以說哄動全城了。

女老總這名字大概就在昨天就已經在人們的嘴唇上流傳着了。

女老總，這名目並不算壞，讓人們這樣叫下去罷。

喝了幾口茶，小楊朝着女店主問道：

「你對於我們有什麼話要說麼？」

這話，她似乎有點不很明瞭，半天也沒有回答出來，小楊因而就另外說道：

「我是說，你覺得我們怎麼樣呢？」

這回，女店主明白了，好像她早就預備好這答案似地，決然的說：

「你們不錯啊！」

「覺得怪麼？」

「這——這倒很難說。」

「是的，」我插進來說道，「從前，婦道人家是沒有當兵的。」

「是啊，這是年頭不同了。」女店主說到這里，忽然轉過話頭問道：「女老總，你們也上前線打仗麼？」

第一次來到濟寧街上，遇到這樣一個好說話的女店主，兩方面全能夠談得來，我們就樂於在這家鋪子里多耽擱一些工夫了。我們毫不吝惜辭句的回答着她：

「我們不是上前線打仗的，是來你們這邊作地方事業的。」

「地方事業？」她有點不懂，「什麼叫地方事業？」

「跟你們這地方有聯的事情，就叫作地方事業。」

「那你們都作些什麼事？」

「多啦。把婦道人家集合到一道，開班上課認認字，到傷兵醫院去照料傷兵，跟婦道人家講講日本鬼子欺負咱們的事情，問問百姓們日子過的苦不苦——你贊成不贊成？」

「這挺好啊，」女店主端起來第二杯茶。「來，喝茶。你們作的事情真多，一定夠累的了。」

「還沒有動手作呢，快了，兩三天之內一定可以開始。」

女店主絮絮叨叨的又問起我們的來歷：

「女老總，你們是哪一師的？」

「我們不成師，是政訓處的女生服務隊。」

「一月多少錢？」

「這年頭，賺個吃喝就不容易了。」

小楊一面答着，一面爲這誠實的問話感動得止不住笑了起來。

「不容易，你們真難得。」

當我們算好了賬，付她貨錢的時候，她少收了一角錢，完全是出於誠意的，使我們無法回絕，就只有心領了。她是那麼親熱的把我們送出門口。

「別忘記，有空常來啊！」

起居注

起來！

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

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中華民族，到了

最危險的時候，

每個人被迫着發出

最後的吼聲。

起來！

起來！

起來！

我們萬衆一心，

冒着敵人的砲火，

前進！

冒着敵人的砲火，

前進！

前進！

前進！

進！

早晨，看着閃爍在天際的晨星，吸着清新的空氣，我們在住屋前面的一片廣大的操場上跑着步，雄壯的歌聲接着整齊的脚步，很響亮的播散着——透過了

灰色的大氣，操場周遭的房屋，刺進了那些還在沉睡着的人們的耳中去。於是，他們就從自己的屋子裏揉着睡眼走了出來，站到門口驚奇的觀望着。

無數條腿，像一條線牽着一樣的，整齊的起落。

「一二三四！」

像海嘯似的強大的聲響，衝破了冬晨的冷氣。

「看人家跑的多整齊！」

「這些女兵比男的都行！」

人們噁哩咕嚕的互語着。

上早操本來是我們在政訓班裏每早必有的課目，現在雖然不是受訓，而是要開始訓練別人，可是，我們仍然要上着早操，用它來鍛鍊每個人的身體。

漸漸地，金色瑰麗的晨曦，滲過了淡灰色的雲幕，愉快的在空際，屋頂，枝頭巡

行了起來天慢慢地亮了

「立定！」

「向右轉！」

「向前看齊！」

我們靜肅的站立在旗杆前面了，時間已經到了升旗的時候。

「立正！」

「敬禮！」

一幅鮮紅的青天白日旗隨着響亮的號聲慢慢的昇起了。

「禮畢！」

連接在帽沿上的手，浪波似的落了下來。

黑粗的饅饅，淡褐的鹹菜片，和稀稀的小米粥，是我們的飯食。一到吃飯的時

候，我們就很快的在門口站好隊，然後值星官領頭唱吃飯歌

這些飲食，
爲民供給，
我們應該，
爲民努力。
臨陣殺敵，
有勇有智，
保國衛民，
盡我天職。

唱完了歌，就走進飯廳，站到自己的地方去。

「開動！」

這兩個字一從值星官的口中喊出，立刻，我們就狼吞虎嚥的大吃了起來。那種近乎野蠻的樣子，叫別人看來，真和一般普通的士兵吃飯的情形一點差別也沒有。這裏，沒有人亂講話，倒是冷風却不時的挾着沙土，從北面寬闊的門縫里，窗格子上鑽進來，忽啦忽啦的響着，親熱的黏附到我們的飯碗中，饅饅上來。

傍晚的時候，座談會開始了。

「今天我們這個座談會的召集，是爲的請大家盡量貢獻意見，怎樣開展今後的工作。把大家的意見歸納到一起，經大家決定之後，事情就可以動手去做了。」主席老夏笑盈盈的說到這裏，徵詢着別人的意見，「諸位，你們有什麼意見，請多多提出來討論。」

大家夥各個平心靜氣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全在仔細的想着——這座談會將是推動我們今後工作的一個開端，同時也可以說藉此來試行個人的能力。

「我有意見。」

「好！你說吧！」

唐克在滔滔不絕的發表着她的意見。

「我以爲我們第一件應該作的事情是訪問和調查的工作。」

「第二呢？」

「第二我們的劇團應該到街頭去化裝宣傳。」

「還有第三嗎？」

「有。第三是應該給壯丁訓練隊演戲，使他們在娛樂中，可以得到一種對於救亡的確切的認識。」

文華也提出了她的意見：

「我們應該實際深入鄉村，給農民辦防空等各種訓練班，把他們組織起來，使他們成為抗戰中的生力軍。」

每個人都在運用她的頭腦，每個人都在細心的思索，這一刻的情形是緊張而愉快的。人人都在希望從這會上決定出的工作計劃，在將來實行起來，可以開出燦爛的花朵。

「你有意見嗎？」老夏看見苞力像是要站起來的樣子，在追問着，「是嗎？」
「是的。」苞力點點頭。「我的意見是要慰勞傷兵。」

「還有，濟寧的工廠不少，據說每個廠中全有很多的女工，咱們應該跟她們聯繫好，找機會灌輸給她們一點抗敵的知識，這一點是很值得我們重視的。」

老夏這主席，深深地點着頭，臉上浮出滿意的歡笑。

「主席，我有意見。」

「……………」

「我有意見。」

「……………」

座談會在大家夥虛心的討論中，收束了，我們的工作計劃就這樣的容納了大家的意見確定了出來。太興奮了，座談會雖然繼續到三個鐘頭的時間，卻沒有人感到半點倦怠。

我跨進了一個人家裏

這是一個天氣晴朗的日子。吃過早飯，我們這些女政訓員，就個別的走向各

個家庭去開始我們工作計劃中的第一件工作——調查和訪問。

我跨進了一個人家裏。那院子非常的狹小。兩間低低的茅屋，呈現着衰舊的顏色，呆呆的緊擠在院子的西牆上。風匣，爐子，緊依在屏門口，那上面的灰土在冷風裏迅速的流動着，一堆堆的枯草亂枝，蜷伏在牆根旁，發散着窒人的氣息。在院心裏爬着玩的一個小孩子，當他突然看見進來了，我這麼一個生人時，禁不得轉過了頭來，張大了眼睛奇異的望了望，驚恐的往那爐灶旁邊一個在做着事情的女人身邊爬去，口裏邊在喊着：

「娘！娘！……」

「幹什麼在那邊好好的玩呢？」

「娘娘……」孩子一邊爬，一邊望着我啊啊的叫着。

「什麼？」那女人說着就轉過了身子來。突然的，她看見了我。

「找誰？」

「誰不也找隨便到你們家坐一會。」

「噢，女老總，屋裏坐，屋裏坐，」她客客氣氣的讓着我。

「用不到，在院子裏待一會就行了。」

「老遠的跑來了，天這麼冷，屋裏暖和暖和吧。」說着，她就親熱的把我推進了她們的房子。

屋子裏，光綫很陰暗，堆滿了破破爛爛的東西。靠牀擺着的破舊的桌子上，放着幾個窩窩頭。一個頭髮蒼白的老婦人，正端着碗喝粥。我同她打了個招呼：

「老太太！吃飯麼？」

「嗯！」她放下了飯碗，瞪着兩隻昏花的老眼，不瞭解般望着我。「噢！女老總！坐下！坐下！你吃點飯吧。」

「坐下歇歇，」那女人接着說「就是太髒了，你可別嫌！」

「說那裏的話，不客氣。」說着我就坐到一條窄長的木凳上去。「你作你的活計去罷，我在這裏先跟老太太說說話。」

「沒什麼，咱們一塊兒說一會話吧。」她抖了抖自己的藍布褂，誠懇的這樣對我說。她是已經失掉青春的中年婦人了，但這時候，她的臉上却浮現出了一層少女般的歡笑。

「好！」既然她不肯走，我就樂得問道：「你整天都是挺忙的吧？」

「可不是，俺一天到晚得忙着做這酸楂串，又得做飯給一家人吃，還得照顧孩子，怎麼不忙啊！」

「這樣嗎？你真能幹，家裏一共有幾口人。」

「一共五口人；俺兒，兒媳婦，兩個孩子和俺自己。」那老太太抹了抹嘴搶着

回答我。

「那你很有福氣哪，老太太！」

「過這窮日子有什麼福氣？」

「老太太！有人就有福，咱們管她窮富幹嗎！」

「女老總，你不知道哇，這幾年日子多難過；城外俺那二畝地讓大水全給淹了，整天就指着賣酸串過日子，孩子大人在外邊跑着做買賣，一天還不一定能夠賣上吃的。再說，這幾年，東西又越來越貴，俺們的日子簡直要沒法過了呢！」那中年婦人皺着眉頭，一邊說着，一邊伸起兩手比劃着。

「真的，這年月是不如從前好過了，可是，你知道，是誰讓咱們不好過的呢？」

「誰？還不是命裏註定的要受苦？」

聽了那中年婦人的這兩句話，那老太太點了點頭附和着說：

「這都是天的意思啊，也許是俺前輩子做下了什麼孽，這輩子來罰俺哩！」
「唉！你們別相信什麼命，什麼天吧。誰給你們的命？天又是什麼？天——天是空的。使你們挨冷受苦都是日本鬼子幹的！他們把咱們的地方佔了去，把咱們的糧食錢財奪了去，末後還要把咱們殺死！他們真比洪水猛獸還要兇呢。」

說這話的時候，我興奮的臉都漲紅了。那老太太和那中年婦人，探着頭，張着嘴，呆呆的聽着。趁這時，我對她們提出來了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我請問你們，你們知道不知道你們是那國人？」

「什麼？」異口同聲的回響撞了過來，婆媳倆個顯然沒有懂我的話。

「問你們是那國的人？」

「俺不知道。」老太太說了這四個字出來。又看了看那中年婦人，「小他娘！你知道麼？」

「女老總！俺們許是濟寧國的人吧？」

說完這話，她笑着低下了頭，她才發覺，孩子不知什麼時候偎在她的懷裏睡着了。她就立起身來，很快的走到床跟前，輕輕的把孩子放下，然後隨手就從床裏頭把污黑的被子給他蓋上了。

「不對，告訴你……」

「噢！想起來了，」她又慢慢的走到我這邊來，「聽着人家說，咱們是，是什麼中國人？」

「對了，對了，」我喜歡得幾乎要跳起來。「咱們都是中國人。中國人，记住了，等別人問你們的時候就這麼說，要不，人家真會笑話你們呢。」我像大人對小孩子們似的囑咐着。

「我再問問，咱們都是那國人來？」

「中國人，是中國人。」很快的，她們回答出來了。

「說對了，真好極啦。」

看着我喜歡的笑，她們也格格的笑起來，屋子裏的空氣似乎也是歡樂的了。
「可是，你們知道不知道現在咱們中國是和誰打仗？」

「光聽着說又開火了，又開火了，外處的人都往俺這裏逃，可是俺不知道咱中國是和誰開了火。」

「告訴你們，咱們中國是跟日本鬼打仗，打四五個月了。鬼子們到處用飛機大砲轟炸咱們的人，當兵的拚上命打，可是老百姓不幫忙，打起仗來就不大便當，就叫他們佔了一些地方。地方一叫他們佔去，老百姓可就遭殃啦。年青力壯的漢子，不是殺了，就是拉去給他們挖戰壕、積子彈。婦道人家成天的躲在家裏頭還常常給他們糟塌個夠。小孩子們，常無緣無故的就給他們刺死。那些連狗不如的東

西，看見什麼就拿什麼，要幹什麼就幹什麼。富人，窮人，都不得好。」我一口氣說完，心中像是寬鬆了不少。

「真的嗎？」婆媳倆個驚奇的問。

「幹什麼不相信呢？我說的全是老實話。」

一陣冷風又從門口擁了進來，桌面上，悄悄的落上了一層沙土，就像鋪了一層桌布。

那老婦人又說話了：

「都是咱們的兄弟姊妹啊，怎麼就能讓別人殺害呢？」

「是啊，就是因為咱們不能眼看着自己的兄弟姊妹讓別人殺害，咱們才起來跟日本鬼子拚的。老太太！我已經說過，現在咱們的軍隊是真和日本鬼子拿命拚上了。可是因為老百姓不幫忙，打起仗來就有些地方不大方便，所以……」

「你是怪老百姓麼……」

「不，我絕沒抱怨老百姓，我是說，這一次打仗不是和從前自己亂打一樣了。現在咱們是爲着不願意讓日本鬼子欺負才起來和他們拚的。當兵的也不像前些年那樣胡搶亂奪了，他們全爲着咱們老百姓的鄉土，性命，錢財，才和日本鬼子拚命的啊！大嫂子，咱們自然不能記着從前的那些壞兵所做的壞事，現在的兵，是保國衛民的好兵啊！」我耐心的給她們解釋着，她們的臉在漸漸地起伏着激動的光波。

「要是這樣，俺當然沒說的。女老總！你說說，老百姓怎麼給當兵的幫忙啊？」中年婦人殷殷的問；那老太太也拿詢問的眼色望着我。

「軍隊打仗要老百姓幫忙的地方多啦，比方，給當兵的運送子彈，糧草，給他們做飯吃，燒水喝，借大車給他們用，借房子給他們住。咱們官家要是抽着自家的

年青力壯的漢子去當兵，就應該去。你們想，別人怎麼就該到前線去和日本鬼子拚命還有——頂要緊的是，無論窮富咱們不能爲着幾個錢就給日本鬼子當奸細，把咱們這邊的事情告訴日本鬼子。那簡直是喪盡天良的事呢。」

「這些事都很容易，俺們一定照你的話去做。能夠辦到的一定辦。誰家沒有兄弟姊妹？誰家肯向着外人使勁？」

「女老總！俺們一定這樣幫着當兵的打日本鬼子。」

媳婦和婆娘兩個，相繼的，有力的說出了這麼些忠誠熱心的話，聽得我喜歡的幾乎流出眼淚來了。

是的，誰家沒有兄弟姊妹？誰家肯向着外人使勁……

曠場上

人們的奇異的眼色，從我們的四周射送了過來，孩子們，很有興趣的尾隨着我們往前走，——跳跳蹦蹦的，嬉笑着，眼睛拚命的盯着我們。香姑娘似乎給他們看臊了，臉紅紅的，頭緊緊的低着。可是，不一會，她的身上更增添了許多雙眼睛裏放注出來的光波，跟隨着我們的人越來越多了。幾乎塞滿了我們周遭的街面。

到了東南鎮，我們揀了一個空場停下了。接着，我們噹噹的敲起了鑼來。四面的人們，漸漸的，很自然的圍攏成了一個很厚的圈子。他們爭先恐後的往前擁擠。因此，我們只能看見圈子上人們的頭，像許多蠶蟲一樣的在蠕動。

小小鑼兒轉悠悠，
五湖四海皆朋友，

.....

「現在時候已經不早了，人到的也不少了，就算開了場子吧……」
「放下你的鞭子」開演了，但是，他們却不知道這是我們在做戲。只是細細

的玩味着賣藝老頭的滑稽的動作，有味的話語，和香姑娘羞澀的姿態。

香姑娘唱完了鳳陽花鼓要錢的時候，圈子上的老爺太太小姐們，真嘩嘩的扔出了不少的錢來捧場。他們奇異的看着我們戲中的故事發展下去，青年上場以後，香姑娘哭泣一樣的歌唱，和傷心淒慘的訴述，更真的引出了他們同情的眼淚。到我們整個的戲演完的時候，他們知道了被日本人佔去了的地方上的人民的生活連牛馬都不如，深深的意識到了流浪他鄉的痛苦，更領悟出了老百姓幫助軍隊打仗的必要。

接着，我站到圈子的中間，大聲的給他們講：

「諸位父老兄弟姊妹們！剛才這個老頭和他的姑娘，是因為他們的家鄉讓日本鬼子佔了，在家鄉裏橫受日本鬼子的欺負，糟塌，沒有辦法，才逃到咱們這裏來的，可是，你們看，逃到外邊，沒有親戚朋友，爲了要活，就指望着賣唱吃飯，常常兩天掙不到一頓飽飯吃，這樣逃，是不是一個辦法？」

「怎麼是個辦法，女孩子家，拋頭露面的成天沿街賣唱還常常掙不到一頓飽飯吃，多可憐人！『逃』往那裏逃哇？——不能，咱們不能逃，幾十年自己辛辛苦苦經營起來這點家業，咱們就能扔掉不管了麼？逃出去老婆孩子吃什麼？」

一個強壯的身上穿着灰色長袍的中年人有力的這樣說。樸實忠誠的臉上，激動的浮露着紅光。

「這位先生說的對，『逃』我們往那裏逃？自己幾十年辛辛苦苦營置起來

的一點家產能背着走麼？跑到外處去，老婆孩子怎麼活？」小心翼翼地，我探詢着他們。「假如有一天日本鬼子會打到咱們這地方來的時候，大家怎麼樣辦呢？」

「怎麼樣辦？」一個頭髮蒼白的老頭沉思了一下，然後果決的吐出了這些堅強的話：「還不是跟他們幹了！反正怎麼也不得好，娘的！至少咱們也要一個拚他一個。女老總！咱們是有良心的人，只要俺們活着，就不能眼着自己的妻子兒女給日本鬼子欺負啊！」

「諸位，你們大家的心都和這位老先生一樣麼？」我跟進來追問道。

「一樣！」

「怎麼一樣法？」

「打日本鬼子！」

千百個粗壯的喉音，匯流成了一股強大的聲響，真夠雄壯的了。

我喜歡得幾乎要跳起來的，確，我們不能漠視老百姓的力量。因為他們有着濃厚的家庭、鄉土觀念，所以，只要能讓他們了解敵人對他們本身的利害，他們一定會起來給敵人以強烈的武力的回答的。

「但是，我請問，諸位預備用什麼方法去打日本鬼子呢？」

他們相互的望了望，對於我這話沒有人回答。停了一會，才有人說：

「俺拿着槓子躲在門後頭，給他個不提防，進來一個，揍死他一個！」

朝着發出這話音的方向望去，知道說話的是一個工人模樣的年青人。他一邊激憤的說，一邊還舉着兩隻手比劃。

「這是一個方法。」我隨便的跟他們攀談了起來。「還有別的法子麼？」他們都覺得很有意思似的，瞪着兩隻眼睛想。

「女老總！俺想不出來了，你告訴俺還有什麼法子吧。」

那年青年人說話的樣子像是懇請我似的——臉上滿浮着內心的忠誠熱烈的情緒。

「法子多得很，像你剛才所說的固然是一種，可是，那樣做法，一個人一個人的分散着，力量太單薄，不易收到多大的效果。而且，那只是爲了自己家的人着想的一種幹法。咱們要犧牲的值得，至少要爲整個的濟寧城的人們着想，所以需要大家聯合起來，再有計劃的分成一個一個的小的團體，分別的隱藏在樹林或者山溝裏，趁日本鬼子不防備的時候，對兵力薄弱的少數的敵人猛打一陣，奪來他們的槍械子彈我們用。遇見大隊的敵人，就很快的迴避起來。專門跑到敵人的後方，破壞他們行軍運輸必經的大道，鐵路，橋樑，截獲他們的輜重車，擾亂敵人的後方，使他接濟不上前方，叫他前後呼喚不靈，弄的他們沒法應付。我們到一處，就要設法把還沒有起來和日本鬼幹的同胞們喚醒，來參加我們的隊伍，一齊去打敵

人咱們的隊伍的人數愈來愈多攻擊敵人的力量就也愈來愈強。日本鬼子要往前攻，我們在他們的後方竭力的襲擊，擾亂他們，這樣，他們就顧頭不顧尾，顧尾不顧頭，兩頭顧不到，我們的正式軍隊要再一個勁的拚命的向他們進攻，整個的，他們就要潰敗了……」

「這個打法好極了，女老總！你教給我們打吧！」

異口同聲的，圈子上的人不約而同的喊了出來。

「教？這可說不上，大家這麼熱心的想學，我真高興得很。現在，我們婦女服務隊就要成立戰時民衆訓練班了。在那裏面，可以學到許多攻打敵人的方法，我剛才說的那個打法，叫游擊戰，是我們訓練班中很重要的課程。到時候希望各位踴躍參加。」

「好！」

他們喜歡的熱烈的拍起手來。

「一定啊！」

「當然一定！」

「一定！」

「……………」

硫磺氣中

在寒風裏，穿過晨霧煙雲迷漫的街市，我跟何適走進離城五里遠的振業火柴公司的大門。

打包房是一所很寬大的屋子，日日夜夜，裏面總有七八百年青的女工們在

那兒，彎着腰，不休停的工作。屋子裏，充滿了濃重的硫磺氣，刺得人鼻孔發痒，過一會，稍稍習慣了一些，也就不在乎了。窗子很少，又多在關閉着，外邊罩着嚴密的鐵絲網，使得太陽的光亮，非常不易透射進來，弄的屋裏暗的不成樣子。

當那些女工看見我們走進她們的屋子時，她們立刻停放下了手里裝洋火的工作，很快的跑攏來，緊緊密密的把我們圍了起來。笑着，拉着手，瞪起不甚瞭然的眼睛細細的端詳着。

「各位都好吧？」

她們只忸忸怩怩的望着我們笑，却沒有人說什麼。

「你們別不好意思，我們是來看看你們怎樣做活的。」

「看我們做活？」這時候，有一個像是大胆的女工笑着開口了。「這活計有什麼好看的？」

我的同伴笑着回答了牠：

「因為我們沒有做過這樣的活計呀。」

「這可不是好活計。」

「別客氣啊。」

「客氣什麼，一天到晚關在這間屋子裏，真夠悶人！」

「悶人？」我抓住了這句話，可到了該提正事的時候，「那麼，我教給你們一

個解悶的玩意兒好麼？」

原來，我們來到工廠里面的目的，除了要跟她們談談國家大事之外，就是要教她們幾個救亡歌曲的。

「什麼解悶的玩意兒？」有人在追問着，顯然地，她們已經注意到我的提議了。

「教你們唱幾個歌好不好？」

「好啊！」

她們不但齊聲贊同，並且還表示甯願少裝一點洋火，——少拿幾個錢也不計較。我們是多麼高興啊！

「好！現在我先教你們一個歌，大致是說，日本鬼子欺負咱們已經到頭了，大家不能再忍受，大家一定要拿血肉和他們拚了。學會了，明天再學第二個。好麼？」

「怎麼不好！女老總！你快領着我們唱罷。」

立刻地，「犧牲已到最後關頭」就唱起來了。唱完，問她們聽得懂不懂的時候，她們異口同聲的喊道：

「懂！」

開始教歌了，先是一句一句的教，等到唱了幾遍以後，慢慢的她們就能聯起

來唱了。

向前走，
別退後，
生死已到
最後關頭。
同胞被屠殺，
土地被強佔，
我們再也不能忍受！
我們再也不能忍受！
亡國的條件，

我們決不能接受！

中國的領土，

一寸也不能失守！

同胞們！

向前走！

別退後！

把我們的血和肉，

去拚掉敵人的頭！

犧牲已到最後關頭！

犧牲已到最後關頭！

很愉快的，她們有的在休息着，有的低聲哼唧着。一個年青的婦人，這時跑到我的面前關心的探問道：

「女老總！你今年也不過十幾歲吧？」

「我今年十七歲了，怎麼？」

「怎麼？你真是大本事的，這麼小就在外邊跑着當兵，不想家麼？」

「那里，有什麼本事！」我謙虛的回答她。「如今在這國破家亡的時候，想家有什麼用？」

「女老總！你說什麼——」

「我說現在咱們中國給日本鬼子欺負的幾乎要亡了，想家是沒有用的。我的家，早讓日本鬼子佔去了，爹娘都不知道死活，我想誰？我只想怎麼把日本鬼子打出中國去！——剛唱的歌，不就是說叫我們跟日本鬼子拚命的麼？」

「是的，日本鬼子來打咱們中國了。剛才我已經說過，她們把中國的地方佔了去，叫咱們的老百姓服他們，歸他們管。拿着咱們的人當馬、當牛一樣的使喚！說殺就殺，想打就打。——強迫着年青力壯的漢子給他們挖戰壕，積子彈加入到他們的隊伍裏，反過來打咱們自己人。女的，就是十一二歲的小女孩子，五六十歲的老婦人，都免不了給他們糟蹋。小孩子們，常常無緣無故的就給他們刺死。再加上整天價這個捐那個稅的，吸老百姓的血。到老百姓家里，比在他們自己家裏還隨便看見什麼就拿什麼，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把老百姓欺負的簡直不成樣子……」

「這些萬惡滔天的日本鬼子這不是沒人性了麼！」她們狠狠的咒罵着。
「要是這些東西們真有一天會打到咱們這邊來可怎麼辦？」

「是啊，日本鬼子就是沒人性的東西。你們想一想，她們要真的打到咱們這

邊來的時候，大家可怎麼辦？」

「怎麼辦？」

她們都靜靜的思索着這個問題。

「俺們反正不能白白的讓她們糟蹋死！」

「俺們窮人家，逃是逃不動，跟他們拚個你死我活就算了！」

「是啊，在他們手底下既然是怎麼也不能得好，他們要住到俺家里，俺就先假裝跟他們好，做飯的時候，把藥老鼠的毒藥下進去，叫他們吃了就送他們見閻

王爺去了！」

「他們要是和俺不要臉，——他娘的，我就先拿剪子刺死他個王八旦！」

「……………」

「……………」

她們確切的明白了，相信了，日本鬼子的殘暴行為之後，毫不猶豫地，先後熱情的說出了說多對付日本鬼子的方法。

聽了她們的話，我頓時忘記了自己是站在火柴公司的黑暗的打包房中，猛然覺得眼前開朗，像是置身在到一個新的境界裏。我興奮的舒意的笑了起來。

「大家說的方法很好。我們要記住，我們的仇敵是日本鬼子，他們總是在沒有人性的欺負着我們，是中國人，就應該記着想法報這仇，雪這恨。我們再不能忍耐了，我們不能等着在他們手底下像牛馬似的痛苦的過活。姊妹們！我們起來啊！——我們不能讓人罵咱們女人是廢物，咱們也要和男人一樣的起來和日本鬼子們幹去啊！」

我對着她們這樣大聲疾呼。立刻，更有力的聲響撞了回來。

「對！」

「幹去啊！」

冬夜里的故事

當太陽在西天發散着牠的溫熱，淡灰的暮靄還隱在光亮的後面的時候，我們的會場裏，已經擠滿了人。他們，這些濟寧本城的保甲長，是我們招待來看戲的。一個個都呈現着那麼一副忠誠的臉。有的在望着從窗際漸漸展開來的暮夜的顏色出神，有的在相互的談論着牆上張貼着的抗敵的漫畫和標語。

深沉的，綠色的燈光，嫋嫋的，在絳紫的幕布前輕舞起來了。人們又把眼鋒轉向了她：審視着，體味着，——她的美麗和溫柔。這使人忘掉了嚴冬的冷酷。緩和，可親的，像春天一樣的氣息，沖蕩起了人們舒意的笑。

幾支雄壯的救亡歌曲的合唱，做了序幕：

兵農工學商，

一齊來救亡，

拿起我們的武器刀槍！

走出：

工廠

田莊

課堂！

到前線去吧，

走上

民族解放的戰場！

.....

鑼鼓聲裏，開始了「放下你的鞭子。」

這是爲城市中所比較熟悉的一幕戲，但是，在這裏，他們却睜大了眼睛看着江湖十足的老頭，凝望着嬌小美麗的香姑娘。對於這戲的故事，顯然是很陌生的。

香姑娘唱小調時，他們真喊好，要錢的時候，他們真擲錢。等香姑娘挨了鞭子，青年上場打抱不平的時候，他們更禁不得真的叫罵了起來：

「喂！人家是賣玩意掙飯吃的啊，幹麼上去搗亂？」

有的大概是同情心促使着吧，他們在附合着戲裏的觀衆狠狠的說：

「揍那個老東西！」

「問他還敢不敢拿鞭子打人？」

香姑娘的像秋風裏低泣着的秋雨一樣，悲愴的歌喉，淒婉的唱起「松花江」來了：

我的家，

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裏有：

森林煤礦；

還有那，

漫山遍野的

大豆高粱。

我的家：

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裏有：

我的同胞，

還有那，

衰老的爹娘！

.....

看着她臉頰上的淚珠，像晶瑩的春露一樣的在燈光裏閃動，他們也滴出了

眼淚，老先生們更扯了袖子，擦着眼睛，抽抽噎噎的哭出了聲。

從青年和老頭，香姑娘的對話裏，他們領悟到了日本鬼子的橫暴和流浪的苦痛，並且他們知道了許多老百姓應該幫助軍隊的事情。

「打鬼子去」這幕戲，很清楚的暴露出了獸敵在戰區內對我國人民的壓迫和蹂躪的慘酷。

「……當家的，全給拉去挖戰壕，槓子彈，預備打咱們自家人，莊稼活更不用想做啦，娘們呢，成天躲在家裏還常常給他們糟塌個夠，這日子怎麼個過法？」聽着鄰人張大嫂對三姑娘和陳大爺的這段談話，他們深深的皺着眉，搖着頭同情的嘆息着。

近處幾聲炮響後，接着傳來了日本鬼子淫蕩的狂笑。張大嫂顧念着家中正在睡着的孩子，就匆匆的走了。三姑娘立在窗前恐怖的張望，她望見了日本鬼子

去敲張大嫂的門，望見了日本鬼子刺了張大嫂的小寶一刀。

「你們這些畜牲！你們要幹什麼？不要臉的東西……你們要怎麼樣，就怎樣吧，只要留着我的孩子……」

幕後，張大嫂淒厲的嚎叫，刺疼了每個人的心，

「……你們這些野獸！不要接近我的身邊，別抓住我，放我走哇，我要叫人啦！你們家裏沒有姐姐妹妹嗎……」

張大嫂瘋狂的，不認人的，對着三姑娘，陳大爺這樣叫罵。他們都瞪大了眼睛，呆呆的望着台上劇中人的動作，靜靜的聽着劇中人的話語，像是忘了自己看的是「戲」，臉色隨着心底緊張，恐怖的情緒激變着，憤怒的火焰，燒紅了他們的眼睛，臉頰。

最後，三姑娘的二哥，隨同鄉民打日本鬼子去了。

和着幕後羣衆的聲音，他們也有力的叫喊了起來。

「打鬼子去啊！」

「警號」是敘述東三省人民受日寇壓迫和不願意做亡國奴的人們羣起反抗的事實。

整個的戲，從開始到完結，時時刻刻都使他們的情緒陷在極度緊張裏。日本兵無理的清查戶口，和對於病婦田大嫂欺凌，以及對阿昭姑娘輕薄的調戲，真使得他們摩拳擦掌。最後，看到那兩個日本兵，相繼的被田大哥華大叔打死的時候，他們喜歡的狂吼了起來。隨着一顆炸彈的巨響，幕急急的閉下了。掌聲像春雷一樣，震撼了屋宇。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中華民國萬歲！」

八月的洪流般的巨大的聲浪，從千百個喉嚨裏迸發出來了。大家都興奮的不得了。會就這樣很圓滿的收了場。

慰勞篇

「幹什麼找誰？」

門崗攔住我們問。

這是一座大廟，借用了神爺們的殿房，作了臨時的傷兵醫院。我們五六個人來到這邊的任務，是慰勞傷兵。

我們說明了來意，把公函遞上去，作完了應行的手續，那傳達處的人就把我們領進病房里了。

二十幾個爲國受創的武士，靜靜的各自躺在自己的舖位上。是些地舖，下面鋪着厚厚的穀草，虧得這一層穀草，擋住了從地下冒上來的冬季里的寒風，不至於冷得他們發抖。但屋子確乎不算暖和，從窗隙中，從破縫中時時刻刻都在刮進陣陣的冷風，我們進屋之後，倒覺得比外面還要冷，可是這些傷兵們却在這屋子裏躺了三二十天了。

一看見我們幾個生客走進屋門，立刻地，就有幾個人坐起身來。

「請坐！請坐！」

別人，從被窩中探出頭來，不明瞭的觀望着。

我們說明了我們的來意：

「諸位衛國可敬的戰士們，我們是婦女隊的隊員，今天特地到貴院來，請諸位略致一點慰勞的意思。你們爲了保護國土的完整，爲了爭取國家的獨立，不顧

一切的跟凶殘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軍隊在前線上拚命作決死的鬥爭我們是何等景仰，何等欽佩！現在你們受傷了，躺在這醫院的舖上，我們雖然不能在醫藥上給諸位加以治療，減去肉體上的痛苦；却願意盡上個人的能力，幫幫諸位服務，在精神上給諸位一種安慰，也不枉作了一份國家的公民。我們要替諸位洗衣服，替諸位寫信，還可以替諸位唱唱歌，解解悶。諸位，你們要作什麼事？

全屋的人都坐起身來了。這動作，對於受傷的人是不合適的。我們趕緊制止着。

「諸位同志，你們請躺下，別客氣。」

他們哪里肯聽，倒是精神十足的叫道：

「好，請你們唱個歌罷。」

「給我寫一封家信，寫給我的爹。」

答應着他們的要求，我們同時要求到他們的身上：

「什麼都可以，只求諸位先都躺下。」

醫生在後面望着笑，我們正覺得有點奇怪的時候，他說話了：

「不要緊，他們全是輕傷的弟兄，并且全好了多半了。」

醫生的話是頂靠得住的，他既然不以爲意，我們也就不堅持自己的意見了。

「唱什麼歌呢？」小楊大聲問道，「你們點一個好麼？」

三十來個人全在思索着，好像他們的頭腦中，正存有無數的歌曲，而是要從中挑選一個似的。一會，有人開口了！

「『松花江』罷。」

這提議，立刻遭到了反對：

「張海山，你這關外人，又提議唱『松花江』，我不贊成！一聽那歌，我就難受

得要淌眼淚。」

「難受得淌眼淚，那正是歌曲的好處。」

「那就唱罷。」

我們開始唱着歌。歌聲在屋子裏蕩漾着，蕩漾着，竄入每個武士們的心坎里。唱完了，那個叫作張海山的哭起來了。

旁邊有人在打趣着他：

「張海山，你想起你那松花江上的老婆了麼？」

「何必開我的玩笑，」張海山擦了一把眼睛，「謝謝你罷。」

「謝我？還是謝謝日本鬼子罷。」

「混蛋！張海山顯然生了氣，「你這亡國奴，說這樣喪天良的話！」

「我喪天良？喪天良，我也不到前線上拚這條命了！」

情？
」

「得啦，得啦，還是少說點笑話罷。」我們壓伏着他們，「你們哪位還有事

「再唱一個歌！」

我們把「我們需要戰爭」給他們唱完了。

忽然間，在他們之中，有一個人擠出身來，驚訝地問道：

「你們幾位是不是政訓處的？」

「你怎麼知道？」

我反問着他，似乎覺得這人很面熟。

「我們在濟南的醫院里見過面，」他肯定的說，「一定的。」

「在濟南醫院里？」我在回憶中搜索着，對我記起來了，「是的，我們在津浦車站旁邊的傷兵醫院認識的，那時候，我們也是去慰勞的，不過穿的是黃軍衣，和

現在的衣服不一樣。」

「對對！這多一面的認識，像是增起了他的親熱，『你還替我寫過一封家信呢。』」

我完全記起來了，記起他叫孫大成，他的家住在河北省長垣縣，家裏有八十多歲的老媽，和二十多歲的兄弟。當我把這段過往的事情說出來之後，他樂得簡直跳了起來，臉上的笑容，和他那身上的紅十字，紅得同樣可愛。

「女先生，你真好記憶啊。啊，我記起來了，你是柳先生。柳先生，這幾天的戰況怎麼樣？」

「很好啊，你好好養傷罷，日本鬼子，總有一天會知道咱們的厲害的！」
他像是很感興趣似地，跟我扯起閑談：

「柳先生，你在哪個學校念書的？」

「濟南女師。」

「畢業了。」

「不錯。」

「那你怎麼不當教員？」

「當教員只教一班學生，現在，我是給大家夥服務，不是比教書還有意思麼？」

「難得！中國人大家夥齊心跟鬼子們拚，那他們小鬼簡直沒有辦法。」

「所以你們是最值得人欽敬的。」

另外一個弟兄，接着我的話，講出來他的話語：

「我們有什麼值得欽敬的！倒覺得沒有以死報國，引為遺憾！軍人的天職，是保衛國土，國土不守，就應該死難！國家養兵千日，用兵一時，兵士打仗，就是去拚死！」

怕死的別當兵，當兵的不能怕死！到現今這時代，在前線上跟日本鬼子拚命，拼死了，有多麼光榮！我們倒覺得接受你們的慰勞，一方面覺着羞愧，一方面感到不安呢。」

「太客氣了。」

「我說的這是真話！中國兵人人抱必死決心，抱拚命到底的志向，日本鬼子愁打不敗的！」

這時候，孫大成把我拉到他的舖位的旁邊，從下面掏出一方亂紙，笑着說道：

「柳先生，再給我寫封家信罷。」

「我這里有紙。」我翻出手中的本子，里面還夾着信封，「信封也有啊。寫完我就給你帶出去。」

「謝謝你。」

「別客氣寫什麼，說罷。」

「還是像上次那樣，不能說我受傷，躺在醫院里，只能說調防到這邊來，一切都好，過幾天，關了餉，往家里寄幾塊。家里來信，寄到。」他翻了翻眼睛，「寄到這醫院里，不，醫院這里不是三關廟麼，寫上廟的名字，不寫醫院字樣，寫我收就行了。這樣好不好？」

「怎麼不好，我全依你的。」

過一會，我把寫完的信念給他聽：

父親大人膝下，敬稟者。前奉草稟，想早呈於座前。茲者，兄由濟南調至濟寧，一切均甚如意，盼請

大人遠釋錦念。月底之時，兄即可關餉，彼時當可寄上大洋數元，孝敬

金安。

大人，權作零用也。二弟近日可好？來諭示知。通信處現改爲濟寧北關三官廟，寫明兒收即可。別不另稟。肅此敬請

兒孫大成叩

十二月二十一日

「柳先生，謝謝你。」

「不客氣。」

醫生在這時關照着我們說：

「時間已經到了。」

在鄉間

我們到鄉下來了。

南賈村——這是靠近濟甯支路的一個村鎮。來到這裡，是住在一個農人的家中。五個人，只有一間低小的房子。裏面除掉並排着的兩隻牀，擺在牀前的一張方桌，和幾條破板凳之外，就再也容不下什麼了。飯食是白菜豆腐湯，紅薯，黑饅。生活環境和享受，叫一般人看起來，也許會說是非常堅艱；但是，我們却覺得這是很舒適的。

早上，天還不亮我們就爬起來了。自己打冷水來漱洗一下，就分別的出發附近的村莊裏去，作我們計劃好的分內的工作。

走到鄉農學校的門口，站崗的學兵就大聲的喊：

「立正！敬禮！」

起初，總覺得不好意思，以後久了，也就慢慢的習慣了。

我們在鄉農學校當教官，担任的課程是：「防護常識」、「鋤奸問題」、「遊擊戰術」、「一般的中日問題」和「精神講話」。這担子是非常沉重的，明知道做起來吃力得很，但是，爲了尋不出更合適的人，我們就大胆的挑起了這重担了。

學生都是二十歲左右的鄉下人，一個個全是很熱情，很忠誠的。有一次在講着「防護常識」的時候，一個學生站起來急急的問道：

「教官！你說日本飛機來的時候，叫我們躲到防空壕裏去，防空壕怎麼挖法啊？」

「你坐下！這個，告訴你們，很容易的。就是像挖壕坑似的那樣挖，普通有半圓形的，鋸齒形的，大概寬二尺，深五尺。」

「噢！這多容易？咱們也挖幾條吧。」

「是要挖的，明天我就帶着你們到空地上去挖。大家都願意麼？」

「願意！」

「可是，教官！咱們中國有飛機麼？」

「怎麼沒有——」

「那麼，爲什麼老不見咱們的飛機從這裏過啊？」

「這是因爲咱們的飛機到前線去轟炸敵人的時候，另有路線，不一定從這兒飛過的緣故。」

「咱們的飛機什麼樣？和日本的一樣不？」

「不一樣，」我給他們細心的講，「咱們中國的飛機，是畫着青天白日的標幟。日本的却是畫着兩個像膏藥似的紅圈。飛着的時候，聲音也不一樣，咱們的是——」

「不光這些呢，人家說，飛機在天上飛的樣式也不一樣呢。」

一個學生這麼搶着說。

我們總這樣採取着自由談話的方式上課，因此，課堂上，常是充滿着親和的空氣。

屬於這一區的各村的壯丁訓練隊中的政治工作，幾乎全是要靠我們五個人去做。餘外，「軍事常識」、「歌詠」也都還有我們的專門鐘點。

一個村莊和另一個村莊之間，至少也有四五里地的距離，而普通的則在十里以上，每天我們總要到幾個村莊的壯丁訓練隊里去上課，這樣一來，可忙了自己的兩條腿。

這一天，我拖着兩條腿，一個人走上去二十里堡的大路。看着無垠的原野，遠處蒼鬱的松林，舒暢的吸着新鮮的大氣，心裏真是高興的不得了。因為只顧想着，

自己有興味的工作，人就一點都不覺得乏累的，很快的走到了目的地。

上課了，這一堂是給壯丁訓練隊的學生講「精神講話。」當我講到中國抗戰的勝利情形時，就有學生發出有味的問題來了。

「教官！這勝仗管用麼？」

「當然管用。」

「能保得住日本鬼子過不來黃河，打不到咱們這邊來麼？」

「這麼，還要看大家肯不肯接着往下幹！」

「怎麼幹啊？」

「堅決的信念着抗戰最後的勝利是我們的，拚命的打下去，打勝了不驕傲，打敗了也不洩氣，就是一個勁的老這樣打，日本鬼子就支不住了。」

日子一天一天的往前奔馳，兩個禮拜的時間轉眼就完結了。我們同百姓之

間，從活潑的小孩子起，到鬢髮蒼白的老頭兒止，都從工作上建立了很好的友誼。婦女們，更是樂於跑到我們的住處，滔滔不斷的扯起長談。不像初來時那麼迴避着我們了。

南賈村，全然變了個樣子。

戰局轉變了：濟南失陷，濟寧緊張了。有些人，開始了慌亂的奔逃。我們女生服務隊呢？

「我們不能逃，要組織游擊隊，跟日本鬼子拚命！」

一枝枝的游擊隊在鄉間建立起來，每一支游擊隊里差不多都有我們女生隊隊員們的影子在活動着，這是我們跟日本帝國主義的獸軍當面拚命的時候了。對着這寶貴的轉變來的局面，我們這羣中華女兒，掬着滿腔熱情來歡迎着它，

把脚步踏上開展在前面的那一條艱苦而偉大的征途。

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寫就于武昌西川湖。

戰地報告叢刊

本叢刊共十冊，均係在戰地工作人員之忠實報告，執筆者，又均為熱心文藝的工作者。從這叢書中，可以看到戰地游擊隊的成長，在敵人佔領區內的抗日活動，農民參加抗戰活動，工人的抗日工作，戰地服務的概況，以及婦女參加宣傳工作的諸般現象，對於戰地方面的報告，可以說十分齊全。讀者們不僅僅從這套書中看到戰地中一般真情實況，且可瞭解一般人所不知的材料。

上海雜誌公司

總店：漢口交通路六二號

北方的原野

碧野著

本書共分「一支火箭」，「血戰」，「牛車上」，「午汲的高原」四節。內容是描寫平漢線北段的游擊隊的艱苦而英勇的作戰情形，及農民們對游擊隊的熱烈的援助。這是作者以親身經歷的戰士之筆，劃出壯麗的史實的作品。

黃河北岸

田濤著

被寫在這本書里的事物，是一些與抗戰有關的故事：學生怎樣參加軍隊，農民怎樣地投身在軍隊中，怎樣共同地担負起抗敵的任務。此外，雖在戰爭中流離失所的情形，也在這本書中抒寫出來。這是黃河北岸的真情實況的報告。

在西戰場

張慶泰著

這本書，是作者在西戰場參加軍隊抗戰的記實。書里面，有游擊隊成長的敘述，有民衆覺醒的報道，還有令人不滿的黑暗面之反映。光明和黑暗兩面，既在書中描繪出來，更可以使人瞭解到西戰場的真情實況了。

戰地書簡

姚雪垠著

作者以書簡式的體裁，報告出來活動在山東的一枝游擊隊的情形。游擊隊成長了，游擊隊作戰了，但游擊隊又失敗了。為什麼這一枝游擊隊會失敗？這是有它的主因存在着的，是因為它本身潛伏着許多弱點的原故。這本書，正可以給從事游擊戰的鬥士們作個很好的借鏡。

軍民之間

李輝英著

全面抗戰發動之後，戰地服務團成立了不少，這本書，就是作者參加戰地服務團的工作的報告，雖然並不詳盡，但總可以從中看到一個梗概。看到軍民之間在怎樣攜手工作的諸般情況。

中華女兒

張周著

中華女兒在全面抗戰中，應該跟男人一樣地担負起她們的任務。本書作者就是這樣的女性。書中所寫出來的，是在山東濟甯一帶地方作政訓工作的真實情形。出現在這本書中的中華女兒，已經拋棄了舊日文弱的性格，以女老總的姿態，出現在城廂，鄉村工作着了。

在湯陰火綫

曾克著

在湯陰火綫上，那里不僅有激烈的戰爭，敏捷的追擊與戰略上的退却，同時還有潛入敵人後方活動，混入日軍兵營發散傳單的真實情形，這實在是一般火綫上絕無僅有的現象。

背叛中國的罪人

師田手著

同蒲路的鐵路工人，組織了自衛隊，參加這神聖的抗日戰爭。不過在這本書中，却不是寫的自衛隊與倭寇作戰的情形，而是寫的和當地漢奸的鬥爭。怎樣抓來了漢奸，怎樣審訊漢奸，怎樣教化漢奸，也就是在抗戰中作了安定後方的工作。

沁河岸上

黑丁著

這本書，是寫的一八一師在沁河岸上行軍的故事，石友三將軍英勇，堅苦抗戰的史實。這中間，除了軍隊抗戰的報告外，還有民衆參加軍隊，與倭軍作短兵相接的搏鬥，和壯烈犧牲的描繪。

魯北烟塵

石光著

作者在魯北作過民運工作，同時遭遇到諸多的困難，韓復榘的魯北撤退，以及民運工作者本身教育的不夠，這諸多現象，使得當地的工作，不能在估計中得到飛速的進展，實是民運工作中的缺憾。雖然，老百姓終於漸漸地覺醒，漸漸地因此認清了他們的敵人，而立下了反抗暴敵的決心了。

中華女兒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六月九日（漢）初版

發行額：三〇〇〇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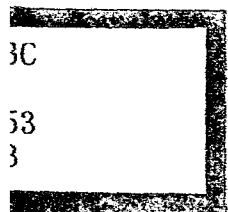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作人 張 周
發行人 張 靜 廬
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

總店：	漢口交通路六十二號
支店：	廣州 重慶 上海 梧州 宜昌
分店：	武昌 西安 蘭州 長沙 漢中 桂林 成都 許昌 昆明

每冊實價二角

出版物：第〇二三〇號
乙項：第 九三 號



\$0.20